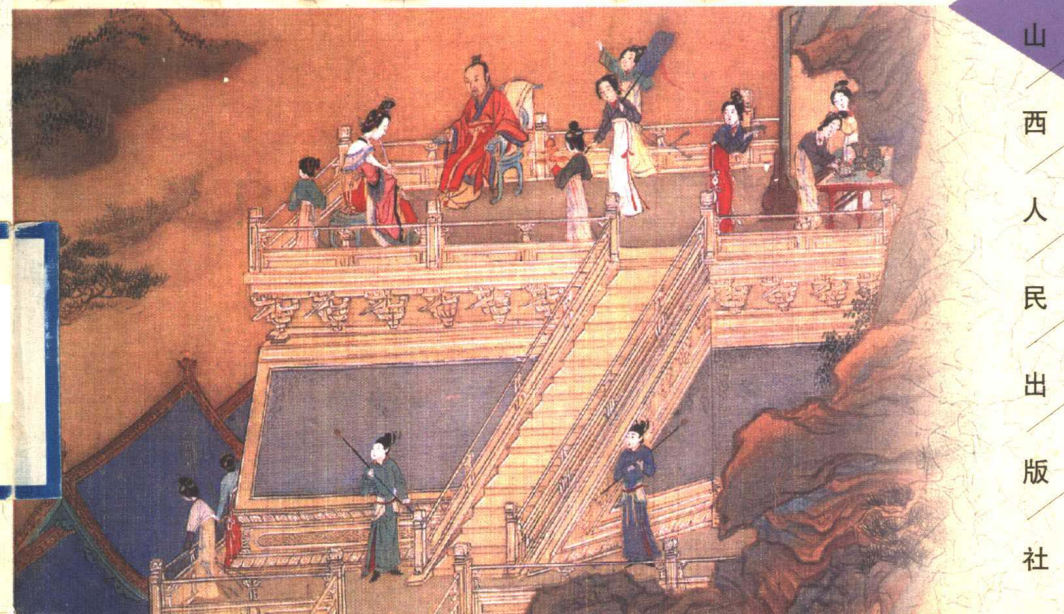


大明正德皇帝游江南

清·何梦梅 撰

大明说

山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大明正德皇游江南

大说明丛书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姚 军

复 审：李广洁

终 审：王梦辉

责任印制：李 林

大说明丛书

大明正德皇游江南

〔清〕何梦梅 撰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建设南路15号)

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875 字数：117千字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

ISBN 7—203—03911—0

G·1674 定价：6.00元

目 录

第一回	孝宗皇临崩顾命	明武帝即位封臣	 (1)
第二回	谏新君百官联奏	惑少主群阉用谗	 (4)
第三回	诱村愚假装刺客	灭口实真是亏心	 (8)
第四回	钱长亭贤臣话别	临险地智士施谋	 (12)
第五回	假投江守仁归隐	伤县令逆贼为非	 (16)
第六回	白花村寔鐸起义	宜川县万程投军	 (19)
第七回	劫贼营刘琼败北	失郡县士奎殒躯	 (23)
第八回	郭安人悬梁尽节	杨总制拜本回京	 (27)
第九回	闯宫门忠良殒命	诛奸佞豪杰复仇	 (30)
第十回	两兄妹山寨安身	各英雄桃园叙义	 (34)
第十一回	贡龙驹蛮王恣志	举虎将金殿扬名	 (38)
第十二回	伏龙驹夺鳌得志	离丰润王氏寻夫	 (41)
第十三回	杀糟糠贼徒负义	救主母烈婢行仁	 (44)
第十四回	路途中红颜遇救	荒郊上薄幸伤兵	 (48)
第十五回	焚茅舍狠心消毒气	回蜗庐豪杰各安身	 (51)
第十六回	逢总兵英雄得志	陈妙论豪杰归降	 (54)
第十七回	阵场中贼徒自刎	荒山上兄弟窥形	 (57)
第十八回	李东阳从谋发令	王反贼战败被擒	 (61)

第十九回	众功臣陈情对枫陛 群奸党被劾作冰山·····	(65)
第二十回	围私第刘瑾遭擒 劫法场夺鳌落草·····	(68)
第二一回	欲回乡沥情奏主 思游玩易服追臣·····	(71)
第二二回	梁太师入宫候主 张太后敕令寻儿·····	(75)
第二三回	别国太老相出宸京 入鲁庄小皇传密旨·····	(78)
第二四回	投敕书兆辉遵旨 往强娶宗显被拿·····	(81)
第二五回	鲁家庄承恩免祸 柴氏母拜寿开筵·····	(84)
第二六回	据上席奇句惊人 回粤东横财娱老·····	(87)
第二七回	倒运公孙逢烈汉 无知协镇捉英雄·····	(91)
第二八回	施国兰过衙吊审 徐协镇到府受刑·····	(94)
第二九回	下松江君臣失路 回草舍母子延宾·····	(97)
第三十回	法前贤杀鸡为食 依古圣以孝求忠·····	(100)
第三一回	问佳人真龙遗迹 见势宦穷汉传书·····	(103)
第三二回	听奸谋丫环仗义 闻婢语小姐耽惊·····	(106)
第三三回	说原因丫环用计 从致嘱母子逃奔·····	(109)
第三四回	曹侍郎歪心逆旨 奸奴婢用火烧楼·····	(112)
第三五回	闻火灾夫人守孝 因路绝小姐投江·····	(115)
第三六回	郭如龙竹花开凤尾 李阿凤杏旆映龙颜·····	(118)
第三七回	宋家绿萼呈祥瑞 道士红尘点化机·····	(122)
第三八回	以舅为媒李龙多口 得陇望蜀天子探花·····	(125)
第三九回	扁舟邀友复匡君 窃宝入城重护驾·····	(128)
第四十回	驱象阵贼众逞能 对棋盘山中闻报·····	(132)
第四一回	驱铜人计杀毒象 逢妖女误丧军兵·····	(134)
第四二回	何振邦蒙仙指点 老仙翁下山破阵·····	(140)
第四三回	现狐身破阵被擒 明天子获佞班师·····	(144)
第四四回	朱天子回朝封赠 众功臣配合团圆·····	(148)
第四五回	谊殿下还乡省母 曹小姐入寺逢亲·····	(151)

第一回

孝宗皇临崩顾命 明武帝即位封臣

话说大明弘治皇帝，乃宪宗第三子，在位一十八年，民殷物阜，四海咸钦；正宫张氏，太子厚照，年方一十五岁。是年七月，弘宗皇抱恙，日加沉重，召谨身殿学士梁储、武英殿大学士杨廷和、文化殿大学士刘健、文渊阁大学士谢迁，一班大臣入宫受命。众臣齐至，帝曰：“朕召众卿，非为别事，因孤病势危殆，服药罔效，恐一旦梦赴南柯，难再与众卿聚会。此则修短有数，非人力可挽回。惟社稷江山，后虑甚大，故诏卿等进宫，付托身后大事。太子年方十五，虽是略具聪明，国政未谙，且其素心疏豪，好逸乐游，恐为宵小所惑。朕愿众卿，各展经纶，辅之以正，务宜龟勉同心，直言进谏，莫负寡人托孤之重，则朕死之日，犹生之年也！”众臣叩首答曰：“望我主保重龙躯，不须过虑，臣等职分当然，敢不尽心竭力，以报陛下。”帝闻言，辄然笑曰：“众卿如此，朕无憾矣！”即命梁储代草遗诏。将善后诸般大事，酌议妥当。翌日帝崩，寿止三十六岁。梁储等入宫奏闻张皇后，捧到遗诏，拥护太子即位；谥大行皇帝为孝宗敬皇帝，尊张皇后曰皇太后，改元正德，大赦天下，颁诏四方，开丧挂孝，少主守制宫中。

朝廷外事，暂托梁储等摄理。

三年服满之后，梁储等率诸大臣入宫，请少主临朝视事。少主准奏，是日仍衣缟素，祭告先皇。翌日五更三点，乃衣衮冕临朝，受文武百官参拜，赐宴殿廷，百官谢恩入席，畅倒金樽。酒至数巡，新君道：“朕蒙先帝付托众卿，保孤即位，但孤年幼稚，恐日有万几，未易调和，倘涉疏失，众卿务宜努力同心，匡襄辅弼。”众臣闻言，同闻奏曰：“先帝言犹在耳，臣等敢不鞠躬尽瘁，以报知遇之恩。但愿我主俯垂天听，臣等敢不竭诚上献，以备圣裁。”帝曰：“众卿如此尽心，则上可以慰先帝在天之灵，下可以宏朝野升平之业。惟是陕西等处，乃国家咽喉之地，先帝亦以此关心，孤今欲令良臣前往镇守，卿等合议何人堪当厥任？”梁储奏曰：“现任兵部侍郎杨一清，其人足智多谋，堪居此职，我主用之，可保无虑。”少主闻言大悦，就叫：“杨卿家听封，朕即封尔为都御史，总制陕西等处三边军务，兼理粮饷，任满回京，再行升赏。”杨一清离席谢恩。少主又唤内宫太监刘瑾，封他为神机营中军二司，兼统管御林军马诸事务。刘瑾叩头谢恩而起。

原来那刘瑾系陕西西安府兴平县人氏，他本姓淡，微贱出身，父母将他卖与刘太监为养子，故改姓刘。及其养父死后，孝宗命他袭职，随着太子出入。不想刘瑾为人诡谋诈伪，善察人心。帝为太子时，他常巧设戏玩，与少主在宫娱乐，故得宠幸。及少主即位，守制宫中之日，知识已开，且生性好逸乐淫，除却酒色二字，无以为悦；但读礼之际，难以册立皇后，日在宫中闷闷不乐。刘瑾在侧窥察其意，于是命其羽党马永成等在外暗选美丽才妓四名，夤夜用小香车载之入宫，藏于别院，少主日夜宴乐其中，不胜畅怀，已经有意封他，故一旦临朝，即行封赏。众廷臣亦颇知刘瑾之事，各有不悦之意，无奈金口初开，不便进谏，只得再酌琼浆，畅饮而罢。少主退入龙宫，众臣回去，惟有梁储先见新君

封了刘瑾重权，而所虑者，如止刘瑾一人，羽翼未丰，犹易掣肘，无奈闻瑾与宗室藩王宸濠相善，而濠之为人，奸伪诈佞，不独廷臣知之，即少主亦得闻于先帝。宸濠察刘瑾系近幸之臣，是以交相结纳，两人同心合志，胶漆相投一般。今刘瑾赏了重权，恐两人表里为奸，养成内患，一旦变生肘腋，莫若预早提防，方为上策。因此左思右想，忽然悟得一计，是以宴罢之际，翻身潜步，随着少主进来，比至养闲外院，乃低低说道：“请我主暂驻龙躯，老臣有机密事情面奏。”少主回顾，见是梁储，便问爱卿不回衙署，复进宫来何故。储曰：“请我主屏去銮仪侍卫，臣乃奏闻。”少主屏退随从。储曰：“臣闻内变不过宗亲，外乱无非夷狄，今细察藩王宸濠平日为人，居心奸险，先帝在日，每防及之，臣恐其久居朝内，难保不生别志，请我主试思及之。”少主闻奏，说道：“卿若不言，朕亦几忘之矣！”欲知正德怎的分发？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谏新君百官联奏 惑少主群阉用谗

却说少主闻梁储说及此事，正触着他心中之忧，乃急忙问曰：“据卿家意见，有何善处之法？”储曰：“以臣愚见，莫若赐些兵权与他，调其出镇似要非要之地，迨后别命良臣，于其左右掣肘之。”少主闻言喜曰：“老卿此谋，正合孤意。”乃即时降诏，就命宸濠为湖北将军，即日起程赴任。旨内言及：此是边关要地，非亲信宗室人员，不能重托，故浼王一行，异日自当命臣前来，与王分劳，不必入宫面谕，御赐美酒着百官送行云云。写毕，就命内官司礼监赍诏前去，谁想梁储此奏，固然防及宸濠，实则要先去刘瑾的羽翼，少主那里知他的苦心，但闻奏得有理，并与己心相合，所以依允而行。梁储见少主准奏，不胜欢悦，即时告退回衙。

且说内官司礼监捧着圣旨，一路而来，到了王府，宸濠接过圣旨，开言问道：“请问公公，今日之事，是何人所举？”内监回说不知，并云：“既是圣上有命，王爷就可作速起程，不宜怠缓。”语毕，回宫复命。宸濠遂对着家人说知，就打叠行程。百官闻报，俱到长亭送别，惟有刘瑾把袂殷勤，依依不舍，又复远送一程，少不免二人彼此订约，叮嘱一番，方肯回头各别。

刘瑾送行回来，在于宫中，日与其党马成永、谷大用、张永等八人，为牛马鹰犬之戏，歌舞作乐，以悦圣心；遂至犬能言语，马习秋千，牛供呼唤，鹰可传言，果是极其工妙；不独幼主怡情，即宫中诸人见之，无不称异。刘瑾又令诸美妓献酒高歌，弄淫呈媚，是以少主大悦，将临朝视事，置于度外，即有表章入奏，何暇观瞻批发。众大臣见主上如此，于朝堂之上，议论纷纷，或恐太后不忍命之旦旦临朝，又恐圣礼违和，于是诸臣思欲进宫，联请龙安。不意来到宫中，忽见龙凤牌高悬，朱书免见二字，众臣愈觉心疑，只得各各退回衙署。惟有梁储、谢迁等曾承先帝遗命，日以社稷为心，且见刘瑾日在宫帟，恐其舞弊。是日回到衙中，左思右想，猜疑不着，只得命人在外，打听宫内消息，方知刘瑾党羽八人，在宫帟外巧设戏兽，歌舞吹弹，酒色并呈，迷惑少主，登时大恐，即日纠合百官，交章入奏，其疏曰：

臣等窃谓君明臣良，邦家之昌；君荒臣佞，社稷难安。夫色能乱志，戏乃弛神；酒可合欢，最宜知节。近闻我主耽于巧玩，溺于欢娱，日犹不足，夜以继之，怡悦龙心，损亏圣体。臣等叨居重任，未遑扶正，殊属愧心！且近见我君旨从宫出，概不与闻；表入奏行，未见发落。臣等暗卜宫帟之内，定有佞臣巧设俳優，羁留万乘，遂至免见悬牌于宫前，龙座久虚于朝上。臣等虽无伊尹周公之足任，而圣主有禹汤文武之可几。有此佞臣，乞将正法，以杜将来。若以臣等之言为是，即宣敕赐施行；如以臣等之言为非，亦宜明加斥责，以昭赏罚之公平，以彰英明之勇断。上下龟勉，以副先帝升遐时顾命之语，勿使臣等有负先帝，又负陛下，故不得不上渎天听。伏祈准奏，不胜厚幸，临疏神驰，诚惶诚恐之至，谨疏。

此表交与把守宫门之人，着其代行传入。于是传宣官将此表捧进宫中，少主接疏看毕，不胜惆怅。刘瑾等在旁，见主上看了那道表章，如此光景，定知外臣联名章奏，乃假作婉容问曰：“此表所奏何事？为何主上看了如此耽愁？”正德遂将此表赐与他们观看，刘瑾与其党看毕，乃一同跪下奏曰：“奴婢只道为着何由，原来诸臣欲主上烦躁耳！我主何须纳闷，他们因见圣驾数日不朝，各道表章未暇发落，他恐主上一时命其发遣，他们就觉艰辛，是以捏些正言，装成忠臣模样，谓恐我主荒疏国政，其实只为私事耳！”上曰：“朕之所忧者，亦是为此，孤皇素性闲逸，若必日日临朝，表章要亲自批发，则果如卿等所言，欲置我于烦躁耳！即上古贤圣之君，皆将天下之事，分任百官代理，安有尽付其君，而诸臣反素餐自乐者哉，卿等有何妙计？将他们表章批发。”瑾等随机应曰：“为人臣者，食君之禄，自当分君之忧，今诸臣不知责己，而反责于君；且万乘之尊，岂宜妄加斥责，此乃不忠不敬之甚也。如此之臣，固不堪托以股肱重任，亦不宜斥责于他，奴婢今有一计，上可以免君皇之虑，下可以愧诸臣之心，未知万岁可容奏否？”上曰：“有何妙计？直奏不妨。”瑾曰：“奴等八人，素怀忠君报国之心，久欲代万岁分劳，惟是未蒙金诺，不敢辄行。倘万岁不嫌庸劣，命奴等入掌司礼监，兼督围营军机房事务，统理天下表章，则上不至我主之忧，下不至诸臣之虑，万岁翌日临朝，对他们说知，命奴仆将诸臣表章一批发，足愧他们图乐之羞矣！”少主闻言喜曰：“据卿所奏，甚合孤意，朕就命卿等暂居此职，待异日别有能臣，然后另举，惟是凡事须要小心办理方可。”瑾等叩头受命，暗中欢喜，以为得遂其谋，遂即将诸臣表章批下，写着朕依众卿所奏，明早临朝，目下已命刘瑾司政表章之事。此表一下，众文武大惊曰：“我等上疏，正欲剪除此贼，谁想少主暗昧，反为大用于他，何乃一旦昏迷如此，社稷江山，不久危矣！倘主临朝，我等

再当苦奏。”翌日五更三点，圣主登朝，文武分班，俯伏已毕，上曰：“朕因有事，是故数日未及听政，今者临朝，众卿有何表章？”于是文华殿大学士刘健、文渊阁大学士谢迁，执笏出班奏曰：“臣闻我主在于宫中，与那些幸臣，日将秦声赵曲，山禽野兽，错杂君前，迷荡君心，至荒国政。惟望我主保重万乘之躯，将瑾等速正国法，因何反为大用于他，万望我主参详。”少主听罢，愠容不悦，即拂袖下殿，退入宫中。满朝文武，面面相窥，知少主重用谗臣，难于苦谏，只得退出朝堂，各回衙署而去，抱闷不乐。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回

诱村愚假装刺客 灭口实真是亏心

再叙刘瑾见诸大臣在于殿上，直斥其奸，又见少主怒而不言，心中甚是惊惕。随少主回宫之后，乃同其朋党到静院之中，对着七人说曰：“自今主上虽是依计而行，无奈百官如此，诚恐不能久居此职；且主上又是命某暂掌，倘一旦龙心有变，此职固难保守，又恐被他人所害。必要生出一条妙计，得些功劳，使主上藉以压诸臣之舌，我们乃能实授此职，得主上深信，可以从中取事；如若不然，则今日之功，犹草上之霜，倘被太阳一照，则销溶无痕矣。”大用开言说道：“某有一计在此，不知可用得否？”众人便问如何？用曰：“若爱如心愿，须生斩灭心，待某明日潜出宫帟，忙到荒村僻壤之中，多用些银子哄购一个村愚鲁莽之徒回来，藏在深宫之中，以优礼甜悦其心，然后哄其扮作刺客，行刺主上，我等上前追捕，斩之以灭口实，那时定获救驾之功，何愁此职不实，大事不成。”众人一闻此言，各皆鼓掌，称妙绝妙绝了。刘瑾即取出白银，嘱他克日行事。谷大用即日起程，潜出宫帟，直望山僻村庄而去。不想访寻数日，尚未见有合眼之人。忽一日来到西山庄所，见有一个老妪，立于门前啼哭。大用上前细问，那老妪拭

目答曰：“老身姓张，夫君程玉田，不幸于上年病故，所生二子，长子程英，现出佣工，次子程保，年已二十，不遵约束，与那些恶少闲游，专务赌荡花消，遂至为非作歹，今早闻人传说，被官差拿获去了。老身年逾七十，不欲见子死于市朝，是故悲哭，今见官人垂怜，只得据实诉言，伏望救不肖回来一面，老身即赴黄泉，亦当瞑目矣！”大用闻言，正合心中之意，就随机答曰：“我见妈妈甚是可怜，意欲用些银子，搭救你儿子回来，未知意下若何？”老姬急忙答道：“若得官人救我儿子，我母子二人，自当衔环结草以报。”说罢，跪下地来。谷大用扶起道：“妈妈不必如此。”于是辞别老姬，来到城中，把程保救了出来，大用即同他回家。张氏大喜，与儿子叩头谢恩。大用曰：“吾观令郎年富力强，正当有用之际，何不使学些技艺，以讨出头，安可留之在家，为此不端之事。”老姬闻言叹曰：“官人此言，老身岂有不欲之理，惟是无人推挽，亦属空言。”大用曰：“我见妈妈这般垂老，且见令郎气宇不凡，思欲带他前去，将来或有个出头日子，但未知尊意若何？”老姬闻言答曰：“难得官人仗义，救他出来，就是我母子再生父母，今又如此美意，安有不从之理，惟是急忙之中，忘问了尊姓大名，家居何处？现任何职？”大用随口答曰：“我姓赵名昆，京都人氏，现做主府随从之官，今因奉差过此，见妈妈如此悲啼，遂动了某的慈心，故把令郎救出。今见令郎气宇轩昂，是以欲带他前去，讨个出头日子，既是妈妈肯允，某有白银一百两，送与妈妈，以为薪水之费，令郎衣冠行李，自有下官料理，倘有出头之日，是必回来报知！”说罢，即取出银两，递与张氏，另有三十两，交与程保，使他作防身之用。张氏与程保，喜出非常，乃说道：“今得官人如此怜悯，幸出三生，何敢复受金帛。”大用曰：“些须微意，何足为言，望祈笑纳。”张氏母子只得拜领，入内收藏；请大用登堂款待，程保入内，叠些衣衾，转出堂中，焚香告祭先祖，就与母

亲拜别，并云：“兄长回家，可对他说知，但有好意，定必来报，不用挂心”等语。张氏看有银两安家，心中欢喜，致嘱程保一番，送出门前。张氏又向谷大用叩头谢恩，方才转步回家。

程保于是喜喜欢欢，同着大用，直入京城。大用遂买了衣冠，与程保扮作宫监模样，乘着黄昏时候，一同进宫，藏于深院，然后告知刘瑾。刘瑾闻言大喜，自此八人常在宫帟内，打听得失主游幸之处。忽一日闻外国进来许多灵禽异兽，放在御苑之中，过了数日，少主欲前往观看。刘瑾即向大用说知，叫他行事。大用领命，于是来见了程保，假作欢欣之状。程保便问恩公，此回为何如此欢喜？用曰：“俺带了贤兄回来，并未举兄建功立业，殊属可愧，今者思得一计，甚是便宜，但未晓贤兄可为我代劳否？诚恐执意不允，是以不敢直言。”程保曰：“愚受明公活命之恩，提携之义，无可衔环，倘恩公有命，即赴汤蹈火亦所勿辞，安敢漏泄恩公之事，倘如不信，待某对天发下誓来。”语毕，下落庭阶，指天而誓。大用曰：“贤兄果是义勇两全之人也！”遂携保手登堂，附耳说道：“贤兄有所不知，只因主上封了刘公公重权，却被朝内诸臣，交章劾奏，刘公公恐主上心变，欲固其职，欲得一名勇士。某欲兄台建功立业，故在刘公公面前夸兄英勇，将兄推荐。刘公公大喜，特命某回来，叫将贤兄扮作刺客，待今朝五更时候，使某带兄至御花园，躲在竹林之中，明日主上游到此处，兄可突出，假作将主上行刺，我等在此随驾，必然能将相从，我等从后赶来，与汝厮杀，汝可诈败佯输，望着东方而走，自有地方叫你躲避；待主上回宫，然后同汝出来，那时在我等则有救驾之功，在贤兄定得刘公公升赏，岂不是一举两利么？”程保听罢，鼓掌曰：“这般小事，且又有利于吾，安有不从之理！五鼓时候，同某前往就是。”大用见说，不胜欢喜，于是辞了程保出来，寻着刘瑾等七人，将言语告知。众人大喜。用又曰：“程保诈败之时，出其不意，就可

斩之以灭口，将其首级献主邀功。”各皆点头领诺。到了五更时候，大用遂把程保装扮起来，叫其怀带干粮利刃，带他到竹林之内躲藏去了。自乃随着诸人，护驾而去。

是时少主与程保二人，如在睡梦之中，安知一众奸臣之计。少主是日果然至花园游玩，因是宫帙内地，只命瑾等八人，并些羽林军士拥护而去。但见满苑名花，似迎銮而竞笑；绕堤飞鸟，如接驾以相呼。数不尽怪石奇峰，观不尽苍松翠竹。鸳鸯对对，飞鸣交颈于清波；麋鹿群群，逐队奔驰于灵囿。少主默会物情，不胜喜悦。不想来到竹园之间，突出一人，头扎红巾，冠簪雉尾，抢步上前，举刀便刺。吓得少主魂飞天外，大叫左右救驾，自乃急忙退走。刘瑾等八人，于是拔出腰刀，挺身占先，假意上前与程保厮杀。刘瑾丢个眼色，使程保退走；程保会意，于是诈败，望着东方而走。瑾等从背后赶来。程保走了一程，见只是瑾等八人，遂问曰：“何处方能躲避？”瑾乃妄指曰：“这个古井，足可隐藏。”程保那知是计，向后低头一看，刘瑾出其不意，斩程保于阶下。那时羽林军士亦已赶到，刘瑾遂将首级割了，同到少主銮前奏功。少主大喜道：“卿家救驾有功，保朕回銮，然后封赏；恨不能生擒此贼，以究何人主使？”瑾曰：“奴婢恐他逃脱，是以斩之。”少主又曰：“今凶手既死，姑置不追！”遂命瑾等保驾回宫，将此事入奏国太；国太闻奏，唤刘瑾到身前，赏赐许多金银。刘瑾叩头谢恩出来，将国太所赐之物，以一半赏了谷大用，以一半赏了张永等六人，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第四回

钱长亭贤臣话别 临险地智士施谋

却说少主自从那日起，见刘瑾等有救驾之功，更将他们宠幸。翌日临朝，就唤刘瑾上前，封他为内宫司礼监仪监，实授团营军机房，统理天下表章事务。是时在廷诸臣，前经入奏，主上未降纶音，犹冀龙心醒悟，贬此奸阉；不意是日临朝，不问他事，先对刘瑾实授此职，众臣心怀不忿，遂上前谏曰：“臣想军机房事务，统理天下，及外国来往表章，并降黜升调诸臣之重任，非英伟才略之臣，不能当此，臣等想刘瑾胸无文绣，腹乏诗书，只可奔走宫帑，供君给使，岂宜付此重任，惟望圣主参详。”少主斯时，只知溺爱权阉，那辨诸臣忠谏，且见己若御朝，凡有封赏，诸臣定必交章苦谏，又触着刘瑾诸人臣，欲置主于烦躁之语，所以勃然大怒，对着诸臣骂曰：“尔等庸才，只是自图安逸，欲置朕于愁烦，朕若不命刘瑾执掌此职，用尔为之，尔等更觉多事矣！且刘卿现有救驾之功，理宜升赏，岂如尔等皆固位苟安之辈么？”诸臣被骂，各皆俯首无言。是时梁储身抱微恙，上朝乞假，是以不同诸臣进谏；及见少主大怒，又提起刘瑾救驾有功，心中甚是疑惑，遂勉强进前谏曰：“臣未知我主有何惊悚，遂至刘瑾有救驾之功，乞详